



杨章池诗歌

杨章池,1972年生。中国作协会员、湖北省作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、长江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。曾出席第四、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,第二届北京诗歌节等。著有诗集《失去的界限》《小镇来信》(后者为湖北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),诗作见于《十月》《诗刊》等期刊及年度选本。获2019长江丛刊年度诗歌奖等。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“七个一百”项目和湖北省文联优秀人才库,鲁迅文学院湖北高研班学员。

纪念章

——悼仁青

此刻你比所有人加起来
还要重
往后,你却比一阵风还轻——
抢在50岁前
将一生的美德用完,让我们一下子就相信了
时间原来可以预支,灵魂
通过煎和熬,才会呈现
啊,这身体彻底的背叛
啊,这不可消除的痛
并未随你逝去
它传递在我们中间
像燃不尽的香纸——
每天,会有个人疼一阵
从我到他,从他到她
从松滋到北京
不再那么剧烈,却更绵长
不再那么集中,却更深刻

不光是帮你疼,也帮自己:
你离去,我们才真正诞生
怀着恐惧互相靠近
带着感恩,紧紧拥抱
倾听着,群山间的呼应
——不多,就疼一小会儿
其余时间,我们还要强打精神
上课,打理生意,校公文,教育孩子
像你一样
咬紧牙关又若无其事地
活下去,慢下去。
……此刻我们朗诵,相信你能听到
我们唱歌,假装你在应和:
独行者,所有的未知
你将替我们一一品尝
作为泪水,也作为血斑
作为先锋也作为献祭

受信任士兵
被依赖的干部
一句玩笑兜住一个抱负的兄弟
……

我们放心
把你还给店子岭了
半坡的禁锢是护佑也是解脱
空旷的是心,也是墓碑上方的天
但以儿子、丈夫和父亲身份绑定的
众多人质,如何解救?
“时间会自证为一把锤子,徒有其重”
这些年来你所做,所说,所念

才是高高扬起的力臂——
轰鸣着,将这些痛的镣铐
敲打,碾压,研磨
锻造成一枚枚发光的
纪念章
在清晨或夜晚,别在
我们骄傲的衣襟!

重

在几近绝望的逃亡中相依为命的是我们——
漆黑影院,《地心历险记》很重
与我紧握的8岁小手中的汗水,更重

相互探测的是我们——
“这世界上最慈爱的父亲莫过于杨章池”
深夜从夏令营发来的短消息如陨石,砸出
一个中年男人的泪
头回赴上海,团队排斥,同伴打击
县里的孩子彻夜未眠
孤单和焦虑,更重

突然醒来的是我们
出殡那天上午,
你笨拙的拥抱比往日都重:
姨父之前,我们先后失去了
姑婆、二叔公和外婆……

注释

“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!”
勇士咬碎钢牙,刚要破阵
又被你扯回——
“子龙是赵云的字,好比你小名叫卫卫”
这斜刺里杀出的注释,在童年故事里
比比皆是

纪念章 (组诗)

当我眼露疑惑,你就及时
弯腰,把那些拦路的石头
一一搬走。
搬着搬着,我们偏离了轨道
共同奔向你八十一岁的疲惫:
“常山啊,就是现在河北一个叫正定的县
离这儿得有两千里……”
英雄太远,隔空的交战到今天
还没有发动。

现在该我了,用疲惫
为病中的你读新闻,说新事
用家常灌水时局,装作
对万事有莫大热情。
你时以老年斑和嶙峋的
指骨发问,我也停下——
磕磕巴巴说由来。
但旧毛毯能盖住多少
节外的枝,延长的蔓?
就如我求教于未成年儿子时
面对轻视,有多少感激与原谅?
“5G网络就是,数字蜂窝网络
……”

在我竭力摆弄的比喻前
你会心点头,表示你已经听到了
那越来越近的蜂鸣声。

犯罪的食指

直直向前伸成枪筒
竖起拇指的准星,将其余三指
收为枪柄
尖利的童音扣动扳机:
“现在,向祥清老汉开火!”
雷管爆炸,掀起泥土
瓜棚里的人飞散四方,大汗淋漓。

剩下我和黑暗中的生产队
两只萤火虫,姥爷三记暴怒的头粟。
马灯油腻,花脚蚊子唱着丧歌。
惊魂不定的批斗者们提来
烧酒,香纸,纸钱
逼我在麻袋上磕头

他们再也不打牌,不“讲古”。

月光下闪着亡灵冰冷的脸。
那鳏夫,棕色地主,筛糠老鼠
左冲右突也钻不出风箱:
“打倒他! 打倒他!”
粗野的大字报,举起的拳头和呐喊
狂风里他流血,瘸腿
用细长的声音哭。

我知道扳机没锈,子弹在飞
直到今天大家仍然借用着我的
食指。

蒸屉

煤炉上蒸屉嗤嗤响,伤风的人
使劲打喷嚏
大姑虚着眼,层层搬下这些
洋铁皮,从雾气中闪电般抓出大
盘小碗:
蒸排骨,蒸肥肠,蒸鱼糕,蒸五花肉
腥香缭绕,熟透的南瓜萝卜夹杂
其间
如同我们混迹于忙碌的大人,无
端欢喜
高潮来了,水壶拉起警报,开水
满口粗话——
多年来,这是我们例行的除夕
一手办全席,大姑把控一切
在最后的节目揭晓前,她隔会儿
将蒸屉调一调位置,让大家均匀
受热
上面的菜,一般会先熟。

小姑随堂弟出国,三叔又开一家
公司
这些年,屉笼中的碗盘个个油亮
饱满
而大姑垫着底,一直没熟
没心没肺的人,一生活唠:她可能用
笑话,把热量统统散完了
糖尿病,胰腺炎,也都拿来逗趣
去年夏天还跟姑父打架,那愤怒
老头
挥着手,让我们领她回去——
委屈一说六十年,她倒成了我们
不知所措的女儿。
“如今,她的胖脸隐进了重重烟雾”
在公墓,从一阵接一阵的鞭炮中
我们听得出那嗤嗤声
我们看得见:那高高叠起的蒸屉
被不断取出,又重新堆上